

美 艾·戴尔著
何亚非译

排戰即



林疲意旅
困兽欲横流

野 战 排

〔美〕艾·戴尔著

何亚非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野 战 排

〔美〕艾·戴尔 著 何亚非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省浦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31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7月浙江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70000

*

ISBN 7-5059-0982-7/I·708 定价：2.60元

内 容 提 要

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在战争中，人性和兽性都得以充分表现。本书写得是一队被困在越南热带丛林中的美军，他们象一群寻生的狼，在穷山恶水中寻找出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吐着蛇焰。死神不时在狞笑。为了复仇，这群发了疯的狼血洗了村庄，枪托下脑浆迸裂男孩命亡；枪口中子弹狂射妇女毙命；草堆上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轮奸，凄惨的叫喊声在丛林里久久萦回……美军兽欲横流，恐不忍闻，惨不忍睹。

这群狼在继续寻找着猎狗，且失去人性，相互残杀，漫漫长夜何时尽！

本书充满了野性，场面惨烈更具刺激性。译者直译了美国的俚语，使书中充分表现出美国那些油子兵的形象。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野战排》曾荣获美国1987年度奥斯卡四大金像奖。

0P85/23

野 战 排

“青年，青春年代尽享……”

《旧约·传道书》

—

蟒蛇张开血口，蛇头鳞片密布成茶碟状，叉形毒舌弹缩，品尝着猎物旁湿润的气息。蛇身摇晃片刻，仿佛在玩味青年脸上掠过的阵阵紧张和恐惧。死亡迫在眉睫，猎物束手待毙。

攻击来得突然，快若闪电。剧痛射遍全身，他听见毒蛇发出满足的嘶嘶长声，毒牙深深嵌入脸颊。他全身剧烈痉挛，伸出手撑起身子以躲避死亡。

“他妈的，见鬼，泰勒！醒醒，小伙子。”一等兵莱米勒·加德纳掰开泰勒死命抓住他膝盖的手。“刚飞往战场，你就这个熊样，真打起来怎么办？”加德纳大笑，笑得凸肚直颤，笑声淹没在C—130军用运输机涡轮发动机的轰鸣中。

一等兵克里斯·泰勒抹去蜚眼的汗水，朝加德纳笑笑。这个佐治亚州乡巴佬的笑声他太熟悉了。杰克逊堡受训，

金兰湾旁新兵站，每次提心吊胆的时刻，总会出现他沙哑的捧腹大笑。现在，来到步兵师的基地古芝，加德纳的笑声自然又冒了出来，可他们俩人将在此地呆一年呢。

“上帝，我梦见毒蛇了，”泰勒嘟哝着。巨大的运输机朝停机坪滑行。此刻他听见的是加德纳的沉重的呼吸声。

“小伙子，别想毒蛇了，我们来此地可是要真刀真枪地干。”泰勒点点头，着手收拾从金兰湾带来的简单行囊。他入伍来越南走过一段错综复杂的道路，期间阴差阳错勉强成为加德纳的伙伴。与他为友可真是索然无味！

随着运输机大声轰鸣着向候机室靠近，泰勒又有暇陷入沉思。他和加德纳原该如磁铁两极互相排斥。泰勒差不多上完大学，在纽约市白领阶层的家庭里长大，加德纳之流在他眼里无异于小丑，就象小说所讽刺的人物。如果不在军队里，克里斯给人以温文尔雅、谙于世故的印象。然而在军队里，他在不同的情况下给人以不同的印象，或性格孤僻，或势利傲慢，或令人讨厌。

加德纳家世代务农，本人目不识丁。他是在佐治亚州广袤千里的棉花种植园长大的，逛上一趟亚特兰大便觉得周游世界了。

泰勒心血来潮入了伍，希冀在暴力的洗礼下增添对人生的深邃理解。而加德纳参军十分简单，符合应征条件，无法逃避到东南亚当炮灰的命运。

加德纳对两人间的鸿沟置若罔闻。从金兰湾一次因为

无所事事俩人同被派去擦冲厕所起，他就象蚂蟥般缠住泰勒。那天，在消毒水味弥漫的厕所里，他突然停下手，莫名其妙地笑着说他要让泰勒成为他的挚友。克里斯无由贸然拒绝，便默许下来。这种关系使他忐忑不安，就像有人用激将法使他收养了一个痴孩一般。

运输机开始刹车，四个发动机停了下来。克里斯望着加德纳，他正瞅着同机来到古芝的四十多个新兵傻笑。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咧着嘴笑，大汗淋漓，一个劲儿地看他女友露西·琼那叠皱巴巴的照片。

随着机舱减压吓人的嘶嘶声，运输机巨大的尾舱门嘭地打开。前来换防的士兵都挺想先睹新家的模样，但闷热凝重的气流裹着滚滚红土扑面而来，令人踉跄。一个神情厌烦的空勤人员示意他们出来。克里斯拎起军用包，拖着脚走向飞机尾部。机外尘土飞扬。空气潮湿，他觉着自己恍若蹚入红尘滚滚的河流，而不是在走向你死我活的战争。

烈日下的柏油跑道。加德纳和许多新兵取出从金兰湾合作社买的袖珍相机，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笑着照着，见啥照啥。可惜值得照相的景色寥寥无几。

他们奉命站在飞机和行李旁边，等着师里派人来接。克里斯从尾翼下出去，第一次看到金兰湾以外的战场。这已不是那些脚蹬闪亮靴子、身着毕挺迷彩服的军官们的世界。

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难以想象在此展现

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壮烈情景。他爱国梦中的山头何在？在这一无所有的水泥地上如何谱写坚守阵地、泣鬼神的壮曲？必须立即发挥想象才行。他父亲曾用后方军官沾沾自喜、无所不知的口吻警告过他：当步兵並不像他想象那么辉煌，缺乏迷人的神韵。但克里斯不信，他拒绝了受训时提出让他当参谋的建议。他父亲对此迷惑不解，劝他别走这条路的战术教官也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你欲为祖国尽职，如果你想同为祖国而战的真正的人并肩战斗，你就志愿当步兵，来越南。精英终将脱颖而出。克里斯对此深信不疑，他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未受同学们反战态度的影响。他们尽可对战争不屑一顾，宣称爱国主义已经过时，但世上总有人懂得职责和尽责。

可是，这地方不象理想的尽责之地。任何东西都带着约色。楼房、车辆和不同程度光着膀子、脚步迟缓的男人们，都隐没在铁锈般的红尘中。真见鬼，哪里是丛林，他想。难道我们不是专门接受了丛林战训练吗？

显然没有错。临时候机室的标志清楚地表明此地确实是第二十五步兵师（“热带闪电”）的基地，这与他奉令前来的目的地完全一致。也许远处隐隐约约的青山就是丛林。然而这里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丛林。难道他们不能设身处地将志愿者派往他想要去的地方？

克里斯抓抓左肩上的痒块，摸到呈不规则形状的新的师肩章：一片热带树叶，闪电穿过树叶中心。他的臂上为何不是第一机械化师令人瞩目的肩章？这样的肩章能在

男人心里激起感情的涟漪，待到一鸣惊人之日，他能从为国服务的伟大军队的光荣史迹中得到启迪。

克里斯正在想能否换个部队，一阵低沉的蜂鸣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竖起耳朵，透过新兵们激动的嘈杂声、空勤人员卸行李时低低的咒骂声和相机快门的喀嚓声。捕捉到一种不祥的声响，恰如高压电站四周的嗡嗡声。

他绕到飞机的另一侧，找到了声源。

“这就是我想象的吗？”加德纳此时已收敛了笑容，站在克里斯身边，鼻子沉重地喷着气。他们看到成群的蓝黑苍蝇盘旋在长长一排黑橡皮袋上，当身穿背心的士兵在一只袋子前跪下来挥手驱赶时，苍蝇向空中四处飞散。

他气冲冲地抓起口袋拉链上的浅黄标牌，核对一遍，然后在随身携带的夹子书写板上记下一点什么，又转身去检查下一只口袋。饥饿的苍蝇又成群结队地冲向尸体袋里漏出来的浓液。

克里斯当兵前曾把能找到的有关越南的资料都浏览了一遍。他清晰地记得英勇的死者 and 悲哀、刚毅的幸存者。可这是什么？难道他们就是阵亡士兵？还是某种宣誓军人共济的可怕仪式？他的思绪被突然打断。

“他妈的，快滚到飞机那边去，新来的家伙……否则把你们也装进袋子。”

克里斯和加德纳瞧见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正走向空无一人的运输机。不难看出，他们已结束战斗任务，即将回家。但从他们身上看不出战士的影子。同刚理平头齐崭崭、新发

战服黑绿绿的新兵相比，这些满口怪话的人就象溃不成军的游击队。克里斯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该不是碰上敌军了吧？老兵们同他想象中的越共丛林战士相差无几。但他们讲的可是道道地地的英语，嗓音宏亮，抑扬顿挫。

“什么，伙计？你们说，……三百六十五天，然后象做梦般地醒来？你们会爱上越南的……爱他妈的一辈子！”

“混账小子，嘿，听我说。我养伤的时间比你在越南服役时间还长呐！”

克里斯听懂了他们的说话，却不熟悉其中的词汇。他尴尬地望着老兵发白的靴子，只见好几双都绑着急救带。他们的军装烈日炙烤、汗水浸泡，呈灰白色，碎碎条条，令人无法辨认。一些人皮带上露出镌刻着五星的灰色金属扣。还有一个斜挎破裂的雅马哈吉他和中国产的SKS卡宾枪。

老兵们长发披肩，超过军队规定的长度。克里斯不自然地抬起汗渍渍的手摸摸后脑勺。这是在金兰湾最后一次理发留下的短发。老兵已喧闹着走进机舱，克里斯又被嗡嗡作响的苍蝇所吸引。后勤部队正在用木制货盘将尸体袋装入机舱。

克里斯感到沥青跑道的热气透过他新发的丛林靴的模压后掌直烫脚跟，他希望那些在打量他的人能将他怒火激红的脸膛归咎于炎热的气候。他知道，这本来与气候无关，但他也意识到，上前线头一天绝不是显露沮丧或发脾气的时候。他当兵时间不长，如果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

要习惯于失望。

他的不安与同伴们令人难堪的举止无关。在受训和其它短暂的军营生活中他已有了解。他们大多比他还年轻，而且缺乏社会生活经验。他们的举手投足就象即将进行冒险的孩子一样。克里斯承认他有同感。海明威有句名言：战争是男人最大的冒险。但是，在此地，在战争的边缘却涌动着黑暗的潜流。难道别人都没有觉察到，众人皆醉他独醒？

也许是回国老兵半开玩笑的揶揄给他的远大憧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是人的本性，克里斯早在男子预科学校半军事化的环境中已有认识。任何人在陌生环境里比旁人多呆上一、二个星期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利取笑别人，提出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早已想到过在越南碰到的老兵会来这一套。但他期望的是，经历过最大冒险的自豪的幸存者军装毕挺，对新兵传授自己经验之谈，胸前戴着标志沙场功绩的勋章。

也许正是这一始料未及的景象使烈日下站在古芝机场滑行跑道上的克里斯充满了失望。或许是尸体袋可怕的预兆和大家对死者的冷漠和几乎敌视的厌恶所致。克里斯渴望友谊。如果他能交上除加德纳以外的朋友，他们若见他被装入血淋淋的尸袋，会恨他吗？

肯定不会，他自言自语。牺牲者应受人敬重。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这么教导他。他们不愿多讲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他们受过教育，讲完后总说战争恐怖可怕，毫

无必要……但每每忆及战争年代，他们的双眸、声音中都有异样的感觉。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克里斯对士兵得出自己的结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显出生命之活力。这一结论有待于探索，而越南就是他唯一的实验地。

加德纳狠狠地捅了一下他的肋骨处，指着从停机坪对面大踏步走过来的一个人。他那大摇大摆的模样、显而易见的山形肩章和紧绷下巴的厌恶神态都表明他是个职业军人。第二十五师接待委员会已来接收人员、思想和人事档案。

“现在你们好好听着，混账东西，喊到姓名的答应一声。”参谋军士懒懒地抓了抓下部，睥睨着排成横队的新兵，似乎他们是前来滋事生非的歹徒。他按军队的惯例点名：姓、名、教名。点完名，他向新兵喊口令：立正，左转，齐步走，目标——临时候机室。他不愿喊口令齐步走，心想新兵肯定走不成样子。

候机室内闷热难受。新兵们争先恐后地扑向与外面尸体袋摆成相同式样的军用帆布袋。其他军士围住参谋军士，离开时手上都拿着装有新兵个人档案和上级命令的大信封。他们开始扯着嗓门喊，寻找答应的人。闹哄哄的场面令克里斯想到卖牛市场。喧闹声中，他和加德纳听到自己的姓名，忙答“有，军士。”答毕，他们看到一个颧骨凸出、目光略显迷乱的人笑着走过来。

“谁是加德纳，谁是泰勒？”克里斯手指指自己和加德纳，刹那间他被惊恐攫住，以为被选入了特种部队。这

位满脸带笑的军士与克里斯心目中普通军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他那成锥形的迷彩裤紧裹结实的双腿，衬衣改装上了拉链，取代了原来的胸部口袋盖，上缀野战步兵肩章——空降兵的徽章。丛林帽破破烂烂，饰有不少手榴弹拉火圈，帽下那绸缎般长发从耳根向下披散。

“我叫伊莱亚斯，”他的嗓音沙哑，“二连二排的班长。你们俩分在我那儿，三班。欢迎到越南来。”

他的问候听来诚心诚意，但他绿色的眸子里却似乎在说，这里不欢迎你们……一点也不欢迎。

加德纳交友心切。“军士，这地方不赖。能给我们发通行证去古芝玩玩吗？”

伊莱亚斯的目光从克里斯汗流浹的脸上移开，朝加德纳瞪了一眼，声音严厉起来。“听着，牛皮虫。你在离开时再看上一眼古芝就算你有福……如果你能活到那一天。此地是给临时过路和后方的混蛋们用的。步兵都在丛林里，你们就去那儿，并且得呆在那儿，除非你能设法跳出来。快收拾东西滚到外面去，我们得赶乘直升飞机去部队。”

加德纳和克里斯背上行装，跟着他来到烈日炎炎的屋外。伊莱亚斯安排他们在卡车的硬条凳上就坐，他似乎对酷暑已习以为常，但加德纳和克里斯却早已汗流浹背。卡车轰轰着驶入飞扬的尘土，古芝仿佛笼罩在红尘的包围之中。加德纳最后又凑上去说。

“伊莱亚斯军士，刚才我没听清你的话，什么叫

RUMP? ”

伊莱亚斯摇摇头，斜瞅了他一眼。“不是RUMP，是REMF，就是指后方的混蛋……现在你们还不够格。”

二

一等兵泰勒眯起双眼，紧盯前方，尽量不去理会手掌钻心的疼痛。或许聚精会神地盯住树林的每根藤蔓会忘却手上淌血的水泡。伊莱亚斯派他做排头兵，用大砍刀开路，不到十五分钟他的双手已面目全非。

树林茂密，泰勒举步艰难，头昏脑胀。支撑着背包和武器的带子深深嵌入双肩。他挥刀砍向橡皮似的藤蔓，钢盔滑落撞到鼻梁，苦痛难忍。脖子上的毛巾擦着皮肉，却吸不完满脸流淌的汗水。

古芝和设在油汀的旅部是一回事，可是此地是丛林。他头天进林子就摊上排头兵的差事。这简直是发疯。他在队伍中跟上伙伴们尚觉不易，此刻却要领着队伍在前面开路。没有特别的命令，也没有鼓励之词，更没有问候和道别……连句骂声也没有，连名字还叫不清楚。只有一句，“滚到前头去。”

有件事可以肯定。不出多时他就会死于淌血的水泡、精疲力竭和中暑虚脱。克里斯决心咬牙挺住，同这些投入战争的无名之辈打成一片。他不能让自己成为二排脾气乖戾的老兵们的负担。克里斯漫无目的地领着二排穿越丛林，忘却疼痛，思索着自己的处境。

就在来这里的路上他长了一岁。当喷气式飞机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时间从九月十四日跳到十六日时，他的二十岁生日就这样来去匆匆，错过如此重要的节日于他不公，正如让他当排头兵一样。他希望自己如柔色入画一般不露痕迹地进入二排普通一兵的圈子，尽力消褪格格不入的色调，在越南战场上抹去新兵的光泽。

前面出现竹栅栏。他想也许已经来到越柬边境。此刻他就在毗邻柬埔寨的丛林密布的丘陵中。热情的排长、少尉沃尔夫在山下林子中着陆点见到他和加德纳时曾这样说过。

从少得可怜的情报判断，二连正在搜索丛林，寻找一支据说躲避此地的北越军队的蛛丝马迹。副排长巴恩斯军士面容丑陋，布满伤疤，在进山前同他的报务员提起过这件事。

二排努力在险恶的地形中推进，但努力尚欠不够。最后一次休息时，泰勒无意中听到连长哈里斯上尉在臭骂沃尔夫。他刚开始熟悉行伍俚语，勉强能听懂他们的讲话。

“二排，这是六号，”连长呼叫。“为什么慢慢腾腾？我们必须于十八点在威士忌线会合，完毕。”二按计划应于下午六时在地图某一点与另一部队会合。通话就此结束。

突然，克里斯感到膝盖一软，身体猛向前冲，右手的砍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孤圈。他发现来到一块空地的边上，于是喘着气，摘下水壶，倚着一棵长满瘤节的柚树，身上

的步枪、弹药、背包等死沉沉。他喝完一壶又去拿另一壶，心想背在身上的九十磅东西不知能喝去几磅。

蓦地，一股奇臭袭来，含在嘴里带有哈喇味的水差点儿令他窒息。他想，可能是谁消化不良的臭屎，他从未闻过如此恶毒的臭味，胃开始剧烈地搅动起来，他吐得直喘气，想站起来离开。就在此刻，他的目光落在……

一个人——从烧焦的装备看象北越士兵，被燃烧弹或别的什么烧成了烤肉，倒在裸露的互相纠缠的树根里，脸和身上的穴腔爬满了饕餮的蛆和形形色色虫子。

克里斯将火腿、鸡蛋、杂碎的配给粮一古脑儿地呕了出来，用步枪撑着，免得自己一头栽到呕吐物中。奇怪的是，他联想到好莱坞战争片中的死人，死得干净，并且很快被某个人遮盖起来，观众无需目睹蠕动的蛆。怎么没人给东西盖上点……却让它在他们的行军路线上发胀腐烂？

他没空去寻找答案，背上重重地挨了一击。有人扯着背包带将他拎了起来。

“他妈的在这里磨蹭什么，泰勒？”克里斯想盯住巴恩斯军士恶狠狠的眼睛，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他闪电般的长疤上。伤疤从额头一直延续到右脸颊，脸部因此扭曲，仿佛有人在他脸上用螺丝刀使劲拧了一把。

克里斯定定神，猜想部分扭曲可能是副排长有限表情中的微笑。

克里斯班上的战士围了上来，巴恩斯提高了嗓门呵斥道。

“那是个越兵，泰勒。翘辫子了，不会咬人。现在给我打起精神走路……否则就让你留在这儿掩埋尸体！”

克里斯以枪代棍，拄拐着挪行，砍刀有气无力地挥动，没有听见巴恩斯、他的报务员和沃尔夫少尉的无线电通话。

“二排副，我是排长。动作快点。六号说我们耽误了时间。完毕。”

巴恩斯吆喝着命令聚成一堆的士兵散开行军，望了一眼报务员托尼·霍伊特递过来的耳机。

“告诉那龟孙子别罗嗦。”霍伊特哭了，转身用较为象样的措词来答话。巴恩斯转向伊莱亚斯，后者正从身材修长的卫生员保罗·戈梅斯手里取盐片。“伊莱亚斯，泰勒这混蛋当排头兵，我们哪儿也到不了。咱们换个别的新兵，让加德纳上去，给他砍刀。”

伊索亚斯不喜欢这一命令，当初派泰勒上去他就同巴恩斯争辩过。

“咱们暂时先别让嫩家伙带队，巴恩斯。这里地形十分复杂。还是让他们跟着队伍走，熟悉一下。”

巴恩斯以惯常的冷漠和利落的口气谈道，“这不是训练，伊莱亚斯。他们得学，否则就完蛋。”

在伊莱亚斯看来，泰勒必定完蛋无疑。他传话让加德纳上去，接着轻松地跑向克里斯哗啦哗啦砍树枝的地方。他从年轻的一等兵血淋淋的手中拿过砍刀，扶着克里斯走回空地。克里斯的双脚麻木，几乎失去知觉，双手昏昏然